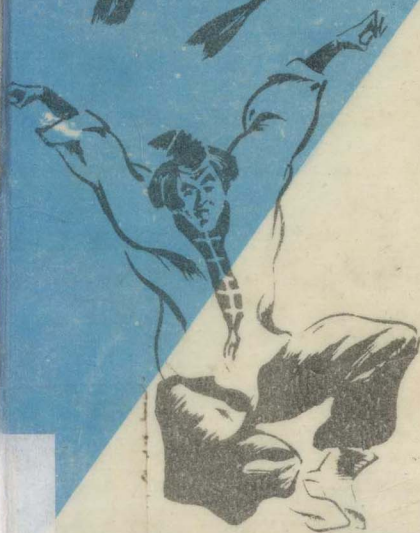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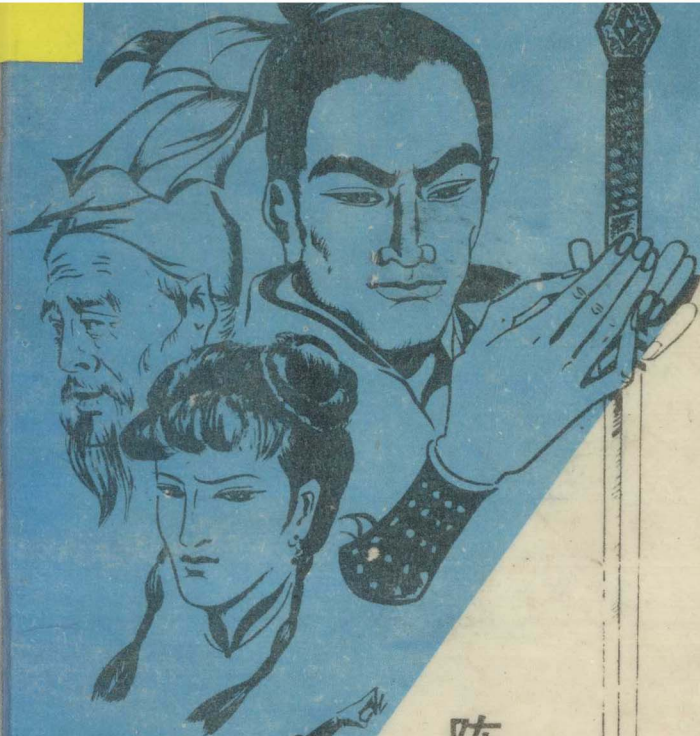


病书生

陈青云著



病 书 生

陈 青 云

下 册

作家出版社

病书生（下册）

作者：陈青云

责任编辑：沂边石

封面设计：陈林丰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

电话：50 05 58 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

开本：184×130

印张：11

版次：1989年7月石家庄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325-6 / I · 324

定价：8.90元（上、下）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《病书生》出版说明

陈青云是广大武侠书迷喜爱的小说家，深受广大读者及收藏家的青睐。

《病书生》是我们从陈青云先生众多作品精选出最有代表性的硬派作品，也是他创作几十年来武侠小说的精华。

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一部分，其中不少属于荒诞低级之庸品，不堪卒读，而陈先生的创作是把全文的通俗性、趣味性、艺术性、思想性融于一起的。他在发扬传奇色彩的基础上，并有意识地吸取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，来加以创作，新派武侠小说，生动紧张，扣人心弦，令人爱不释手，此书首发于全国，定能获得广大武侠迷的满足。

月里嫦娥陆玉华回过头来，猛瞥这一情形，马上悟感到他这时的心情，自己大仇既复，留此无意，反而增加心上人的精神创伤，于是她丢下人头，移步过来，柔声温语道：‘峰弟，走吧，今天你也够累的啦。’

声音如黄莺出谷，珠走玉盘，一字一句听在罗俊峰耳内，倍感亲切柔情，不由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，移目场上两具尸首，道：‘就这样让他们暴尸荒野？’

单就这句话，就可相信病书生心地光明磊落和天性的仁慈宽厚，陆玉华道：‘照他们为恶作歹的情形，这正是应得的报应，理他作什么？天明自有人为他们收理，你忘了毒刺玫瑰还有几只猩猩之类的怪物？’

一语提醒，罗俊峰道：‘对！我们还得为那些怪物安排一下，否则一旦为害良民，那就不是我们侠义自居者所为。’

‘话说的对，可是到那里去找它们呢？照理推断毒刺玫瑰的巢穴必在附近，别说这时天黑难寻，就是大白天你要找出她的巢秘窟也是一样的困难，我们还有重任在身，不如顺其自然，让它然自灭吧。’

陆玉华这一说并非不近情理，但罗俊峰却大以为然，要知道猩猩之类天性残暴，力大如狮，凶恶似豹，自己若不妥善驯服，谁人治得了？

这不是等于又造了一场杀劫？于是罗俊峰回答道：‘华姐姐我们忙也不在一时，让我想法引它们出来。’

月里嫦娥陆玉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要说罗俊峰能驯服猩猩怪兽还倒相信，若要平白将它们从洞穴引出，简直是痴人说梦话，根本不可能。

可是天下事没有一件是绝对的，陆玉华正思索怀疑间，罗俊峰不知何时手中多了一支竹笛，黑暗中乌光闪闪，陆玉华一瞧就知道他手中那支竹笛从何来，更对他的机敏聪慧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罗俊峰用衣角袖衫将竹笛口擦抹一下，端起凑口，骤气注孔，陡的‘呜呜呜呜’的响起来，这声音非常单调，毫无变化，陆玉华看得‘嗤嗤’笑将出来。

这正是病书生聪慧过人之处，因为他根本不知竹笛的暗号，毒刺玫瑰用何种音响来指挥猩猩怪兽。

如果盲目一吹，不仅引不出怪兽，别因而激起怪兽的怒火，再发生无谓的拚斗。

真是误撞误对，笛声方歇未久，前面密林内蓦然传来吼叫之声。

罗陆二人又喜又惊，喜的是居然将怪兽诱出，惊的是从那吼声，可想而知定是庞然大物，一个弄不好，怕把命也丢在这里。

尤其陆玉华已见过一次，当时怪兽非急救主，还真不知那次下场如何哩！现在再被吼啸一叫，芳心里头就如急鼓雷打般，卜卜猛跳，一时竟没了主意。

罗俊峰可不然，那份安祥飘逸之态，象成竹在胸般，一点也不为其所动。

蓦然，密林内传来一阵阵沉重急乱的步履声，罗俊峰连忙低声说道：“来啦，华姐姐跟我来。”

说着单足沾地，长身掠起，月里嫦娥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，糊里糊涂看他掠起，也跟着香肩微晃，随后追去。

此时密林内吼声频繁，渐渐向这边走来，罗俊峰知道不加快速度，一旦怪兽出林瞥见他俩，则妙计无法可施。

于是旋身反过来，拉着追到的陆玉华，又是一个鹞子翻身，展开蹑空步步虚的绝顶轻功，掠飞上树，两人脚刚落在树枝，怪兽已穿林而出。

两人噤若寒蝉，四只眼睛全集中在密林边沿，一瞥，两人顿时凉了半截，只见林里跑出了大大小小七只巨大猩猩，黑暗中除了看清那如灯盏的眼睛，其他只看到模糊的轮廓。

罗俊峰这时也渐渐紧张，连忙用‘传音入密’的绝世内功，说道：“华姐姐，等一下无论天崩地裂，或者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不要叫也不要动，一切由峰弟作主，说良心话，我到现在，连一点儿把握也没有，反正遇上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只好走一步算一步，不过千万切记，尽量定心静性，不可鲁莽唐突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陆玉华听了这话，心中难过极了，知道心上人又要冒生命之险，要去对付凶残成性的猩猩，不禁替他捏下一把冷汗。

陆玉华深情地望着罗俊峰，酸鼻落泪，勉强忍住滴滴泪水不往外流。

罗俊峰这时反而镇定如常，脸呈毅色，静观由远而近的七只猩猩。

刹那工夫，七只猩猩已临刚才两人立身之处，为首一只

巨猩“吱吱”乱吼，一到地上，两眼前后打量巡视。

看样子正在寻找笛子的主人，后面紧随的六只猩猩，刹时乍分向四周搜索。

蓦然，为首巨猩一声凄厉的狂啸，四散的猩猩倏地一个跟一个，又重掠聚回到那只看似首领的巨猩身旁。

那巨猩由草堆里抱出毒刺玫瑰尸体，另一手抓着毒刺玫瑰血淋淋的头颅，在众猩中间狂跳狂啸，那啸音凄厉哀绝，其余六只猩猩一瞥主人尸体，不约而同地呜呜哀叫，一个个按顺序伏跪地上，朝着巨猩手中的主人尸体，拜了下去。

要知道猩猩与我们人类习性动作有些相象，再加上经过人类长期的驯服，这种动作做起来与人一般无二，所差的就是不能言语而已。

罗陆两人一瞥这幕情形，两人同时有这么一个想法：“动物尚且知如何忠主，人若不忠不义，真连禽兽都不如。”

众猩猩礼拜完毕，那只巨猩“吱吱喳喳”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场内顿时一片紊乱，罗陆两人一看，原来正是为埋葬它们的主人毒刺玫瑰尸体而忙碌，有的拾柴，有的挖土。

不刻地上隐约可见一个窟窿，六只猩猩又静悄悄地围在穴口，为首巨猩将毒刺玫瑰头颅先行放下，然后将身躯扶放，不用看亦可知它会怎么做的。

毒刺玫瑰一入穴，六只猩猩迅捷的推土建穴，不稍半盏茶工夫，已在荒野上出现了一个新土的坟墓，唯一只缺少了一块墓碑。

病书生罗俊峰一看机会已到，伸手一拍陆玉华香肩，一声长啸，聚丹田之气发出，声音若龙吟九天，虎啸山岳，其声袅袅，划破长空。

但见黑夜荒山，一条白光疾逾逐电，由树上跃下，地上群聚猩猩，乍闻啸声，骤然一阵骚动，白光似闪电逐下，众猩猩一瞥场中来了一位白衣儒服书生打扮的少年。

罗俊峰这一先声夺人，顿时场上七只巨猩楞住，竟不晓得如何是好。

病书生罗俊峰轻笑连连，从怀里取出黑风竹笛，向那只首领似的巨猩一扬，说道：“你们的主人已死，从现在起由我接管，这是信符，你们服不服从？”

怪啦，那只巨猩好象懂得人话，听了罗俊峰的话，凶眼暴射，瞪着他双手一搔脑前，“吱吱喳喳”了一阵，倏地一长身，向罗俊峰扑来。

罗俊峰知道这是必然的现象，任何凶恶野兽，能忠心主子，乃因主子的武功远超过它们，足以慑服它们，才能使它们死心踏地，终身伴随左右。

病书生罗俊峰一瞥巨猩扑至，暗将病道人所传异学“先天无极雷电气功”运至全身，脚踏丁字步，炯炯神眼，视着猩猩。

静如山岳，等待着来拿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巨大猩猩那双毛茸茸的巨掌，已挟万斤势道，结结实实地劈在罗俊峰的身上。

可是正如打在棉花团上一般，顿如飞矢般被震退三丈远处，痛得它“吱喳！”地哀叫嚎淘，不住地揉抚着那双长毛的手臂。

树上躲着的月里嫦娥看得非常清楚，当巨掌劈下时，害得她闭着明眸不敢看下去，幸好没叫出声来，否则这场人兽之战又不知何时休止？

等到罗俊峰运气将巨猩震摔地上，陆玉华才放下千斤重

石，暗嘘了一口气，心中对这位心上人，爱慕到了极点。

只见罗俊峰道：“怎么啦，服不服，不服可以再来，不妨你们七个齐上，若能在十回合内碰到我的衣角，算我输，那就随便你们怎么处置，相反的十回之内不能碰到我的衣角或身上任何部位，那你们就要乖乖听我的话，好不好？”

说时深怕猩猩不懂，所以还比手划脚，一句句慢吞吞的说，真是笨孩子，怎也不想想这批猩猩已跟毒刺玫瑰几年，早懂得人言，还用他担心？

那只为首的巨猩到现在还是迷迷糊糊的，不知自己怎么被摔的。搔搔头瞪着大圆眼睛，龇牙裂嘴，望着罗俊峰那副傻相几乎使小侠捧腹。

罗俊峰见它光是傻笑，对于他的话是否听懂了，还是不知，再看其余六只，亦一样坐地旁观，毫无扑攻的样儿，这可让罗俊峰糊涂了。

“怎么啦，服不服！”罗俊峰再重复一遍。

坐地喘气抚胸呆楞的巨猩，双手一撑地面，缓缓立起，对着它的同伴“吱吱喳喳”的叫了一阵，陡然所有七只猩猩离地跃立，把病书生围拢起来。

罗俊峰一看情形，冷笑一声，自然自语地说：“敢情你们还不服输，这可好，我要不给点颜色瞧，你们也不知厉害。”

说着剑眉一挑，厉声喝道：“攻呀！还等个什么鸟？”

那无知的猩猩难道会对你客气，你不叫它们攻也要攻的，只听为首的那只裂嘴一吼，其余的也跟着齐声一啸，声若闷雷骤发，震得山野动荡，声势好不骇人。

别看一群野兽，动作有条不紊，象受过严格训练的战士，一来一往，一进一退，分寸不差，真是奇迹。

病书生存心要卖弄绝学，立即展开绝世轻功“苍虚飘渺身法”，只见他如蝶穿花，在七只巨猩猩围攻中，忽上忽下，倏起倏落，口中还不时念着一招……二招……三招……四招……还有五招……”

这一念不打紧，害得围扑的猩猩急得手忙足乱，求胜之心愈切，心情愈急，动作愈乱，到后来简直是乱打，再也不听指挥，人之异于禽兽，就在于此。

黑夜中只见场上黑影乱舞，吼声四起，中间一条白光象穿梭般来回穿插飞舞，煞是美观，树上的月里嫦娥看得入神，不禁有点技痒，恨不得也来一个炫露。

但随着一想，万一这样做破坏了这个将成的局面，不但不会使心上人高兴，可能引起烦恼，于是只好坐在枝干上自着急。

这时忽闻罗俊峰叫道：“还有两招，快呀！”

这一叫又换来一阵怒吼之声，地上又骚动一番，刹时七只猩猩像发了疯般，不顾生命地全出掌往罗俊峰拍臂而去。

这是第九招，这一招再没得逞，则最后一招更是无望，这可能就是猩猩的拿手戏，罗俊峰哈哈一笑，双肩微幌，“风摆荷柳”一闪一旋，又轻轻地躲过这一击，现在已到了最后一个回合，罗俊峰心中顿思一计。

只见他脸上的微笑一瞬即逝，这时候七只猩猩也知道是最后一回合了，全都一变位置，一臂上举一臂平伸，蓦然一声猩啸，七只猩猩上举的长臂突的飞舞，攻向罗俊峰。

罗俊峰知道这是时候了，立即骤劲贯臂，提气上升，双足沾地平掠而起，展开“分光错位”的飘忽轻功。

只见白光绕圈起伏一回旋，即时停在圈子中间，那七个

庞大的黑影也戛然而止，四野在瞬息间变成死寂。

月里嫦娥见状，莲足一点枝干，平身飞出，空中启唇轻笑，道：“峰弟，好俊的功夫，真是做得干净利落，不多不少正是十个回合。”

声落人也落于地上，一见木立的猩猩故意调笑道：“咦！怎么都变成木头猩猩啦！”

罗俊峰听了心里好不受用，缓缓走到为首猩猩面前，伸手解开穴道，道：“这样你还服不服？以后听不听我的话？”

那巨猩看大势已去，合七只之力，十招之内连对方的衣角都没碰到，这真是太抵能了，现在早把罗俊峰视为天神，不服也得服，听了话很快的跪地叩头，表示投降。

罗俊峰大功告成，不禁开怀哈哈大笑，笑声宛若仙乐，听进猩猩耳内，个个瞋眼低头，罗俊峰为彻底使它们心服起见，利用“入密”法，说道：“华姐姐，现在看你的啦，就烦你贵手为它们解开哑穴。”

罗俊峰的用意不外要月里嫦娥露两手绝学，惧服群猩，以后命令可减少很多麻烦，月里嫦娥轻颦一笑，百媚顿生，秋波一扫贝齿微落。

也不见她如何动作，只见微风一过，陆玉华的人已消失在罗俊峰面前，立即展开天山神尼独步武林的绝顶轻功“查影术”，罗俊峰也是第一次看到，不由他叫声：“好身法！”

那只已醒的猩猩头子，瞪着两粒大眼睛，溜来扫去，它已经被陆玉华的罕世轻身术掠得目瞪口呆。

不一会儿，香风飒然，陆玉华已经又回到原处，只见她梨涡浅露，娇笑嫣然，还是那么温静安祥。

罗俊峰立刻伸出手来，握着她的玉腕，诚恳赞美道：“华

姐姐你的轻功太俊了，你藏私，我绝不饶你，告诉我这功夫叫什么名堂？”

月里嫦娥纤手理了一下头发，微笑道：“我的好弟弟，你别挖苦姐姐啦，那种不登大雅的玩艺儿，还值得你一顾？你那功夫才真帅嘿。”

罗俊峰说：“够了够了，你这不是存心挖苦，我说真的，华姐姐你刚才这一手我佩服到了极点，尤其能在瞬息之间将它们哑穴解开，不用说轻功，单就那份奇准的手法，也足够傲视宇内哩。”

这席话象糖蜜，陆玉华真甜到了心里深处，对这个百灵鸟般的心上人，更疼到极点，遂毫不隐瞒地说道：

“告诉你，那叫做“杳影术”我施得不好，若换我恩师施来，简直无法看到身影，不过有一个缺点，时间无法持久，而且真力消耗甚巨，为姐若不是先前吃了你所赐四粒仙丹异丸，要凭一口气凌空解穴，中途不落地换气，是绝对无法办到的，这还不是你的功劳。”

罗俊峰听了这话，才恍然大悟，“杳影术”他曾从恩师空空叟那里听说过，刚才再看陆玉华这一施用，天赋异禀的病书生，立刻领悟出其中的奥妙，若现在叫他亦做一遍，虽不能做到完全一样，至少可以得十之七八了。

“华姐姐你太谦虚了，如今遍毛怪已醒，这以后就靠聪慧的华姐姐来安置啦。”

陆玉华闻言薄怒道：“死鬼，麻烦的就往我身上推，我不会，事情是你惹出来的，就应由你收拾，别赖，告诉你我不做就是不做。”

罗俊峰摇摇头，伸舌做个怪相哈哈说道：“好啦好啦，不做就不做，凶个什么劲，你不理我也不理，走啦！”

说着一晃肩，离地而去，陆玉华一急，倏地伸手一拉，将罗俊峰硬行拉回，道：“哟！好大的脾气，这样走就了事啦，我偏不叫你走。”

说着转脸对着那只巨猩，道：“还不快跪下来拜见你们的新主人，请示命令！”

别看无智野兽，可真听话，立刻吱吱一阵向其余六只猩猩发令，那六只猩猩很快地围拢过来，整齐的二线排好，自动伏地低头，

罗俊峰一看这个冠戴定了，陆玉华这个刁钻丫头，可真高明，这一手罗俊峰真无法下台，真叫不理也得理了。

于是他笑口一开，哈哈说道：“你们不用跪地，起来吧，本人现在命令由它做为你们领导者，命名为金刚，尔后一切由金刚负责管理，照以往一样回到你们巢居，只可采食野果山兔野鸡之类充饥，不准残杀人类，违者重罚，知道吗？”

那只为首的猩猩一听罗俊峰封它为主，又取名为金刚，高兴极了，连连伏地叩谢，吱吱欢叫，虽是动物，但亦知荣耀的可贵。

罗俊峰睹状知大功告成，遂说道：“金刚，由你将它们领回，照我的话去遵守，我另有要事他往，不过我会时时来暗中考核，一旦发现有违背我的命令，第一个惩罚的就是你，明白了没有。”

金刚点点头表示遵命，遂躬身一拜，一声欢啸，领着群猩飞也似的跑进林内，陆玉华看了这幕“封王喜剧”等它们完全离开，不禁哈哈捧腹大笑不已。

罗俊峰猛转身，诧然问道：“笑什么？有那样不对？”

陆玉华说：“我说峰弟，你今天可当了兽皇帝了，看你

正经的样儿，真把姐姐笑炸肚皮，不过你忘了，身为兽王，可知道你部下的巢居？”

罗俊峰闻言一拍上额，叫道：“啊！对，我一时忘了，不过算了，这只是适逢其会，难不成一辈子真做兽皇帝不成？不用想它啦，时候不早，我们亦该觅地休息。”

“望星峰”已全笼罩在黑暗之中，万籁俱寂，一片冷清，黄龙寨自罗俊峰一行进入至今，整整一日之间，全部瓦解，死伤殆尽。

有剩的亦只是那些不能要害的三两喽兵而已，黑夜的深山本来是可怕的，如今更成为一座死城，冷静得令人恐怖。

陆罗两人随地盘膝目瞋运动，等待曙光的降临，一日的奔驰拼杀，铁打金刚也会经受不起，何况肉做的人？

两人虽然怀有极深厚的内功修为，亦化费了不少的时间调息运动，才慢慢将那消耗的疲惫之躯恢复过来。

翌日，罗陆两人刚微露曙光，就收拾一下自带行李，向来路搜索，主要的希望能在太阳越山之前办完寻找梅花神剑的下落，行行复行行，搜索再搜索，踏遍黄龙山一草一木，巡过一洞一穴，到头来，仍然是一场空。

罗俊峰心情极度紊乱烦躁，始终皱眉轻叹，身边的月里嫦娥每都温言安慰，但怎能稍减罗俊峰淤塞于心胸的忧郁，自不能换来他的欢笑。

如今又是空跑一场，怎么不令他垂头丧气？陆玉华非常着急，不由再度劝慰着道：“峰弟你真想不开，自古道吉人自有天相，王老前辈为人正义耿直，仁慈博爱，定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我虽不懂观相法，但多少可知吉凶福祸，王老前辈尚未至厄运之年，峰弟，何必尽往不吉之处想呢？”

王罗俊峰一想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可以自我安慰的？但愿天无绝人之路，**梅花神剑**能够绝处逢生。

于是两人决定放弃寻找搜索工作。依病书生罗俊峰之意去追踪邱英杰以雪杀亲毁家之仇，但是月里嫦娥却反对这个行动，要先赴武当与太仑真人取得联系，再定行止。罗俊峰一想也对，遂照陆玉华的思意办。

于是，病书生罗俊峰与月里嫦娥陆玉华两人，出了黄龙山，经石堡岭再澄城，永丰，大荔，朝邑，然后过了渭河，晓行夜宿，历时半旬，才到达华阴县。

这一天，黄昏时刻两人来到华山境内，时值秋末冬初，北风飒飒，衣袂生寒，遍山林木迎风摇曳，片片枯叶，在冷风中，象黄蝴蝶似的飞舞，飘满了道路，田野，情景是那么落寂和凄凉。黄昏了，微风拂面，更感彻骨生寒。

遥望眼前耸立的群山，高插云霄，凌陡削峻，山道崎岖，迂回缠绕在山腰，远望象一条巨绳将群山联合在一起，蔚为壮观。

罗陆二人往日只闻华山之名，仰慕甚久，今日一瞥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

徘徊于山脚仰望山尖，顿感自身渺小，惊叹造物之奇，大自然之伟大，区区万物之灵的人类，又岂能与之比拟。

罗俊峰道：“华姐，如果山上无猎户樵家，今夜食宿岂不成了问题吗？何况黑夜深山，老虎猛兽，真是防不胜防，万一有了差池，又将麻烦一番，看来不如明晨再走，这并非小弟胆小怕事，在此多事之秋，还是凡事谨慎为妙。

月里嫦娥天性好奇，今日一见华山名胜，心里早就跃跃欲动了，岂能够再等待一夜，闻言忙催促道：

“想不到大名鼎鼎的病书生，今天也怕起蛇虫蚂蚁来了，古人游华山乐而忘返，咱们今日难得一览华山胜景，干脆来个‘夜游华山’不是人生一乐？你不敢走，姐姐先上，我可以一路留下记号，好叫你明天寻来。”

这正是陆玉华的拿手好戏“激将法”，罗俊峰快届弱冠之年，血气方刚，那禁得人家一激他，拼着命不要，他也要上山，这时只见他正色道：

“我岂是胆怯之辈，既然你一定要夜游华山，我当然无话可说，唯一担心的是你我皆是初次来此，对此山地势陌生，白天尚可见到柴夫猎户，问题容易，夜里万一迷失方向，那就有咱俩苦吃，我不过是主张慎重一点而已。”

月里嫦娥闻言“哼”的一声，说：“若大家像你这样，晚上根本无人行路，还亏你是行侠仗义之辈，怎会说出这种畏首畏尾的话来，不害羞？”

罗俊峰真拿这位心上人华姐姐没办法，不住摇头，道：“好啦好啦，顺从你就成了吗？开口行侠闭口仗义，难道行侠仗义之辈就不是人吗？”

月里嫦娥一见他这种态度，知道再抬杠下去不行了，于是甜笑温柔地说道：“看你这个人，跟你闹着玩的，也生这么大的气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请你不要见怪。”

说着抱拳一揖，头是低下去啦，可是那对黑白晶亮的秋波，却吊瞧着罗俊峰，做了鬼脸，罗俊峰一瞥，禁不住地笑出声来。

陆玉华一见把他逗笑啦，也嗤嗤一声，大笑起来，两人顿时像傻以一般，你望我笑，我望你笑，一时笑声不绝。

夕阳已慢慢在山峰顶隐没了，夜色朦胧，山风更劲，吹